

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，
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，
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。

——雨果

20年前，1993年，我在伦敦街头看见了一张叫人不能不驻足的大海报（见插图）：一个小女孩的大脑

袋，忧郁的眼睛，飘零的头发。这个叫珂赛特的小女孩从此就走进我的心里，她带着我走进伦敦一个剧院，看了《悲惨世界》，这是我第一次看音乐剧。雨果的文字转化成音乐、歌唱、布景、人物的碰撞，叫我分分钟感觉着立体的震撼。看完后想什么？想立刻返回剧院再买张票，花上36英镑。回到北京就苦苦想着怎样能引进《悲惨世界》，让更多的人，让很多人，看到这出音乐剧？当然我也就可以再看、再再看。可我有什么办法呢？我其实一无办法。我也不想，那时，20年前，国内有几个人知道音乐剧是个什么东西？叫人怎么引进？想起了余秋雨。上海戏剧学院的校友，一个系的，没说过话。93年（不是雨果的《93年》）那时，他是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，他或许有办法？想到余秋雨，已经是当时我能想到的最大的“官”了。我给他写了信，他很快回了信，一篇很真诚很校友的文字。雨果说，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，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，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。那么我想，比学生更大的是老师，比老师更大的是校长（院长），余秋雨比学生大，比老师大，但是怎么能要求他把这部音乐剧搬到中国来呢？发功？

后来我在新加坡的航班上又看见了那张海报，又看见了大脑袋的小珂赛特，叫我在机上又着实激动了一番。1993年至今20年了，那个忧郁的、飘零的小女孩，再没走出我的脑海。2月28日新拍的电影《悲惨世界》在京上映。我心里有个快活的声音：我要在第一时间去看！虽然那天的天气预报是：严重污染，尽量减少外出。不过我知道，进了电影院，进了雨果笔下的那个悲惨的世界，恰恰是去感受高洁，感受纯净。

主角冉·阿让不忍看到他姐姐的孩子快饿死了，他偷了一个面包，于是前后坐牢19年。他终于获得一纸假释的自由，但是需要定期向有关部门报告，而且永远是一个可以

随便被打被辱的苦役犯。没有公正，就没有尊严。但是出现了一个主教。他把走投无路的冉·阿让请进家里住，告诉他：这里，与你分享我们的所有。可冉·阿让半夜爬起偷了主教家的银器就逃，又被

他知道对方是忠于职守，更因为他的眼前，始终有那对银烛台的照耀。这个放弃，没有斗争没有过程，于冉·阿让，只是一种当然。有一个名词，叫做：高贵。现在很少讲，或许很稀少，或许觉得不需要？看到这个没有过程的放弃，我感觉到的是：高贵。

但是，另一股思绪，叫冉·阿让心潮起伏跌宕。他怎么能看着一个不相干的人来顶替他？可是，他奋斗了那么多多年才有今天，如果他坐牢，他的工人们市民们会受苦。但是如果沉默，那该遭天谴！他该如何面对自己？他走到那对银烛台前。他知道了答案。他走进正在审判“冉·阿让”的法庭，宣告他才是冉·阿让，应该抓的是他，放了那个无辜的人！不过他还有一件事要办，需要3天的时间。这件事，是他对一个女工的许诺。女工叫芳汀，她的幼女寄养在远方一个客栈。老板夫妇狠命敲诈她，芳汀卖了自己的头发，再卖牙，再卖身，她的生命已被榨干，她临终托付冉·阿让照看女儿珂赛特。

那对夫妇罪恶之大成，几岁的珂赛特就像一个苦役犯那样干活。冉·阿让用重金把她赎出，前脚刚走，后边贾维尔就赶

第一次到横沙岛，一下子就硬生生醉在这小巧、纯美、净洁的小岛上了。

晨起，放眼望去，油菜花黄，麦苗葱绿，翠竹摇曳，柳树依依，小河潺潺。有风不知疲倦地吹过，比上海市区湿冷得多。鸟儿欢快地叫着，成群的鸭子在河中悠然游着，水牛悠闲地踱着，色彩不一样的羊儿低头惬意地吃着草，这湿冷似乎跟它们都毫不相干。

路边，簇簇蚕豆已经开出紫的花儿，粉得可人。田边不知名的野草，挂着晶莹的露珠，在风中曼舞。空气中弥漫着清新、爽人的气息，草腥气直袭味觉，顿感奢侈富足，足下也有力道起来，浑身轻松舒坦。据说，横沙岛空气中的负氧离子比黄山还高。这就是横沙岛么？

驻足回味，田园农舍，清淡雅致。都市边缘的宁静，彰显其得天独厚的草根魅力，好一幅田园风情画！大自然是上苍的情人，亲近自然，便是接地气。拥抱自然，便是拥抱艺术的灵性。横沙岛不就是造物主赐给上海最好的礼物么？不信，随便选个时间到横沙岛走走，你一准会不舍。置身岛上，心便会随着悠闲随意的自然淡定起来，自然会从容禅定许多。因为这里有别样的宁静，有难觅的纯粹。到横沙岛“洗”一把“自然之澡”，你肯定会周身通透适宜，每个细胞都被激活。

端的，发乎心底吟哦起来，“‘触电’横沙岛无法舍，纯粹简单顾盼兮。生命本真悉数揽，自然静好谁堪比。远离尘嚣寻幽草，回归田园接地气。岛上美景随处见，人间仙境伸手及。”是啊，请到原生态的横沙岛来吧，最美是春天！

雨花石上一位藏族同胞的身影，头戴毡帽，身着宽松的长袍，那就是你。目光沿着韩红演唱的《天路》，看到了缠绕雪山的祥云，那是你手捧的哈达，献给远道而来的亲人。你是农奴的后代，你的心和才旦卓玛的歌声，从世界屋脊上展开双翼，一起飞向北京的金山。你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，让藏族作家加央西热写进《西藏最后的驮队》，第一次向世界传出藏北的声音。雅鲁藏布腾起的浪花，绽开了你的微笑，像春风，染绿了大昭寺的唐柳。喜马拉雅举起的星座，闪耀着你的光芒，似珍珠，滚动在广阔的牧场。因为你站了起来，珠峰更美，高原更高。

▲ 20年前，伦敦街头的这个女孩，20年后，还是那对银烛台，向下看，向下看！我等着歌声起来，铺排开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……

终身为贼！

冉·阿让：你一生都错了。我不怪你，你只是尽你的本分。你自由了。

贾维尔：如果你放我走，我还要抓你的。

冉·阿让：如果我还活着，你在什么街几号可以找到我。

有个词叫：一见钟情，而冉·阿让和贾维尔这两个人，一见之下就好像是前世注定要终生为敌，虽然冉·阿让是被为敌。冉·阿让生命的线头一直被贾维尔抓在手里，本来，他有两次机会可以轻而易举地处置这个死咬住他不放的凶狠的对手。也许很多人，包括我，都不愿意冉·阿让放过贾维尔。当然，应该处置他！因为，我不是雨果，写不出《悲惨世界》；因为我不是冉·阿让，没有这份高贵。

冉·阿让所以告诉贾维尔他家的真实的地址，因为他本来就没想着活着走出巷战。他来这里是想救助珂赛特心爱的人马利尤斯。他是刚刚知道有这么一个年轻人的存在。他的第一感觉是：他最担心的一天来了。他在东躲西藏中把珂赛特抚养成一个妙龄少女。他的生命之水，只为珂赛特倾注。珂赛特就是他的生命的全部。一个共和党人马利尤斯的出现，他知道，他和珂赛特的世界将成过去。而这个共和党人参加了巷战，死亡将是这个青年的现实。冉·阿让说：如果要死，让他

活，让我死！

巷战已成尾声，警察追杀青年学生。冉·阿让找到受了重伤的马利尤斯，背起他逃进下水道，然而又被贾维尔追到。贾维尔面对两次把他放生的冉·阿让说：你别想打动我。冉·阿让说：给我一小时，我就跟你走。冉·阿让此生只剩下一个愿望：把他肩上的年轻人，活着送到珂赛特身旁。

贾维尔眼看着冉·阿让他从身前过去，终于没有开枪。因为，一个冉·阿让，到底使他开始怀疑他奉行的那个法律，他那固有的世界正在坍塌，可是他又不能允许自己不忠于职守，他只能投河。

冉·阿让也走了。因为，珂赛特和马利尤斯像童话的结尾那样在一起了，冉·阿让在那对银烛台的照耀中，悄悄地走了。他听见送他烛台的主教在说：爱护他人，就是存在的证明。

爱护他人，就是存在的证明。我知道，这是雨果在说，在对这个世界说。

1862年维克多·雨果出版小说《悲惨世界》。1980年法语版音乐剧《悲惨世界》上演。1985年英语版音乐剧在伦敦上演，1987年亮相美国百老汇，从此已在全球42个国家、用21种语言演出，观众超过6000万人次，百演不衰。我想，那么，不包括《悲惨世界》的小说读者和电

影观众，世界上有6000万人的眼前，都有了一对银烛台，有了永远的爱的气脉？也许？但愿！《悲惨世界》的百演不衰，终究因为世人永远的追求，是爱。芳汀的唱段《我曾有梦》（I Dreamed A Dream）更是经典。2009年英国选秀节目《英国达人》中，不青春不明星的苏珊大妈一曲《我曾有梦》唱响英国，唱响世界，一直到2011年来中国上海，唱响《中国达人秀》梦想之夜。现在，世界艺术有什么好东东我们很快就引进，再用不着我苦思冥想怎么给余秋雨写信。2013年2月25日电电影《悲惨世界》刚获得3项奥斯卡金像奖，3天后，28日，我就在北京的电影院里，等着幕布拉开，等着歌声起来：Look down, look down, 向下看，向下看！

浑厚的歌声中，1832年法国底层人民的苦难，像惊涛拍岸那样一下推向观众视野。是悲惨，是悲剧，是悲悯，但又是以爱制恶，爱心激荡，正气高昂！含着眼泪走出影院的时候，我舒了一口气，听见雨果在对我说：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，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，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出关的人一个一个地减少，最后，空荡荡的出境大厅只剩下了我们十个人。大家心里直发毛，我们会被退回上海吗？大家嘀咕着。会不会把我们当作非法偷渡集团押回上海？有人已开始绝望。

十年前的2003年1月，受埃及驻沪总领事的邀请，我们一行十人赴埃及观摩第35届开罗国际书展。

可能是2002年刚刚过去，当我们的护照在元旦后送到领事馆时，签证官把签证日期仍然写成了2002年，写完后发现有误，又改为2003年。于是，十本护照的签证页上都留下了涂改的痕迹。我们一行多数人是第一次出国，搞不懂签证上的盖章、签字是怎么回事，所以对涂改就没当一回事。

在首都机场碰到麻烦了：因签证页上有涂改痕迹，边防警察拒绝我们出关。赶紧打电话吧，可当时已是晚上10点，领馆人员早就下班，根本无人接听。

领队出示了埃及驻沪总领事的邀请信和我们上级部门的批准函，可我们还是被带到一条已关闭的通道，晾在那里。



▲ 20年前，伦敦街头的这个女孩，20年后，还是那对银烛台，向下看，向下看！我等着歌声起来，铺排开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……

冉·阿让：你一生都错了。我不怪你，你只是尽你的本分。你自由了。

贾维尔：如果你放我走，我还要抓你的。

冉·阿让：如果我还活着，你在什么街几号可以找到我。

有个词叫：一见钟情，而冉·阿让和贾维尔这两个人，一见之下就好像是前世注定要终生为敌，虽然冉·阿让是被为敌。冉·阿让生命的线头一直被贾维尔抓在手里，本来，他有两次机会可以轻而易举地处置这个死咬住他不放的凶狠的对手。也许很多人，包括我，都不愿意冉·阿让放过贾维尔。当然，应该处置他！因为，我不是雨果，写不出《悲惨世界》；因为我不是冉·阿让，没有这份高贵。

冉·阿让所以告诉贾维尔他家的真实的地址，因为他本来就没想着活着走出巷战。他来这里是想救助珂赛特心爱的人马利尤斯。他是刚刚知道有这么一个年轻人的存在。他的第一感觉是：他最担心的一天来了。他在东躲西藏中把珂赛特抚养成一个妙龄少女。他的生命之水，只为珂赛特倾注。珂赛特就是他的生命的全部。一个共和党人马利尤斯的出现，他知道，他和珂赛特的世界将成过去。而这个共和党人参加了巷战，死亡将是这个青年的现实。冉·阿让说：如果要死，让他

活，让我死！

巷战已成尾声，警察追杀青年学生。冉·阿让找到受了重伤的马利尤斯，背起他逃进下水道，然而又被贾维尔追到。贾维尔面对两次把他放生的冉·阿让说：你别想打动我。冉·阿让说：给我一小时，我就跟你走。冉·阿让此生只剩下一个愿望：把他肩上的年轻人，活着送到珂赛特身旁。

贾维尔眼看着冉·阿让他从身前过去，终于没有开枪。因为，一个冉·阿让，到底使他开始怀疑他奉行的那个法律，他那固有的世界正在坍塌，可是他又不能允许自己不忠于职守，他只能投河。

冉·阿让也走了。因为，珂赛特和马利尤斯像童话的结尾那样在一起了，冉·阿让在那对银烛台的照耀中，悄悄地走了。他听见送他烛台的主教在说：爱护他人，就是存在的证明。

爱护他人，就是存在的证明。我知道，这是雨果在说，在对这个世界说。

1862年维克多·雨果出版小说《悲惨世界》。1980年法语版音乐剧《悲惨世界》上演。1985年英语版音乐剧在伦敦上演，1987年亮相美国百老汇，从此已在全球42个国家、用21种语言演出，观众超过6000万人次，百演不衰。我想，那么，不包括《悲惨世界》的小说读者和电

被涂改的签证

建中

在离飞机起飞还有半个小时，事情出现了转机。边防警察在审阅了领队出示的文件并请示了他们领导后，同意我们出关，不过每个人得先写下保证书：如果无法进入埃及，一切后果自负。同时撂下一句话：你们十有八九会被退回来的！

虽然我们跨出了国门，但是大家的心情坏透了，因为后面不知有

虚邪贼风，避之有时，恬淡虚无，真气从之，精神内守，病安从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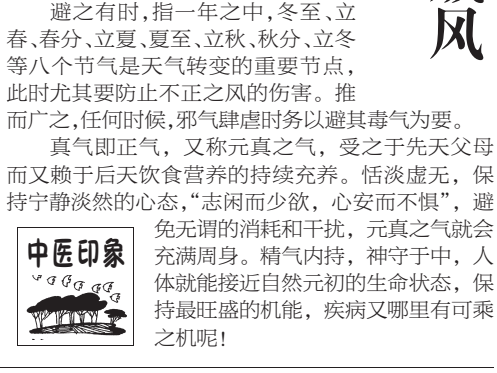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《黄帝内经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

对人体而言，正气与邪气是一对永恒的矛盾，健康与否取决于正邪斗争的结果。

正气守卫着机体，时刻警惕着邪气的入侵。正气不足，疏于防备时，邪气就会乘虚而入，偷偷潜入人体造成伤害。唐代大医学家王冰说：“邪乘虚入，是谓虚邪。窃害中和，谓之贼风。”十九世纪日本著名医家森立之认为：“虚邪贼风，总称外来不正之风而言也。”

避之有时，指一年之中，冬至、立春、春分、立夏、夏至、立秋、秋分、立冬等八个节气是天气转变的重要节点，此时尤其要防止不正之风的伤害。推而广之，任何时候，邪气肆虐时务以避其毒气为要。

真气即正气，又称元真之气，受之于先天父母而又赖于后天饮食营养的持续充养。恬淡虚无，保持宁静淡然的心态，“志闲而少欲，心安而不惧”，避免无谓的消耗和干扰，元真之气就会充满周身。精气内持，神守于中，人体就能接近自然元初的生命状态，保持最旺盛的机能，疾病又哪里有可乘之机呢！



活，让我死！

巷战已成尾声，警察追杀青年学生。冉·阿让找到受了重伤的马利尤斯，背起他逃进下水道，然而又被贾维尔追到。贾维尔面对两次把他放生的冉·阿让说：你别想打动我。冉·阿让说：给我一小时，我就跟你走。冉·阿让此生只剩下一个愿望：把他肩上的年轻人，活着送到珂赛特身旁。

贾维尔眼看着冉·阿让他从身前过去，终于没有开枪。因为，一个冉·阿让，到底使他开始怀疑他奉行的那个法律，他那固有的世界正在坍塌，可是他又不能允许自己不忠于职守，他只能投河。

冉·阿让也走了。因为，珂赛特和马利尤斯像童话的结尾那样在一起了，冉·阿让在那对银烛台的照耀中，悄悄地走了。他听见送他烛台的主教在说：爱护他人，就是存在的证明。

爱护他人，就是存在的证明。我知道，这是雨果在说，在对这个世界说。

1862年维克多·雨果出版小说《悲惨世界》。1980年法语版音乐剧《悲惨世界》上演。1985年英语版音乐剧在伦敦上演，1987年亮相美国百老汇，从此已在全球42个国家、用21种语言演出，观众超过6000万人次，百演不衰。我想，那么，不包括《悲惨世界》的小说读者和电

什么困途在等着我们。

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们到了中途转机的土耳其伊斯坦布尔。趁在伊斯坦布尔候机的间隙，领队拨通了埃及驻沪领事馆的电话，请他们务必向埃及移民局说明此事。谁知领馆方面很轻松地说，入境保证没有问题，真主会保佑你们的。

原来日期涂改后，领馆的签证官已经在护照上写了说明。我们翻开护照，果然在签证页的边上，看见了一条手写的阿拉伯文字。咳，原来人家埃及领馆早就把事情办妥了，就因为我们不识阿文才虚了一惊。这时，压在我们心中的石头总算落地了。

最后的结局当然是美好的：我们顺利进入了埃及。

1970年的2月没有29日，但身份证出生日期怎么这天呢，明请看本栏。



藏胞（雨花石）

